

廣西文史資料

第二十一輯



卷之六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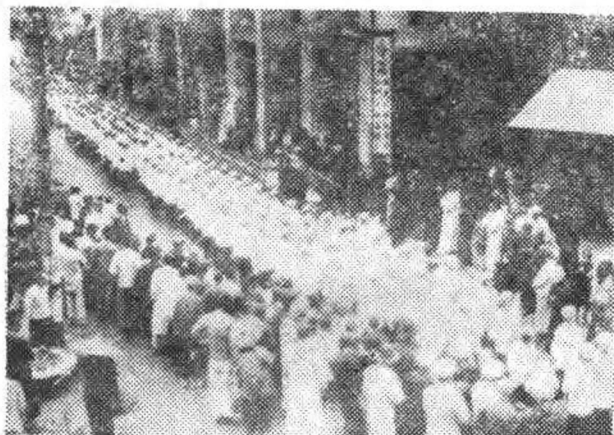
广西文史资料

第二十一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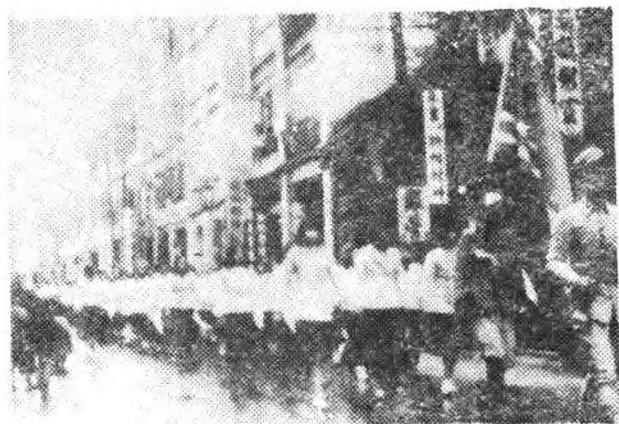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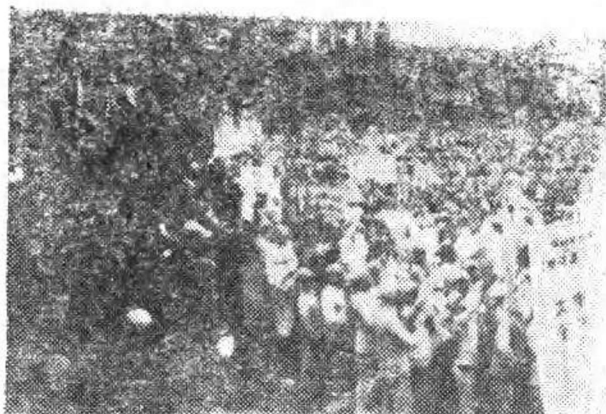


示威游行队伍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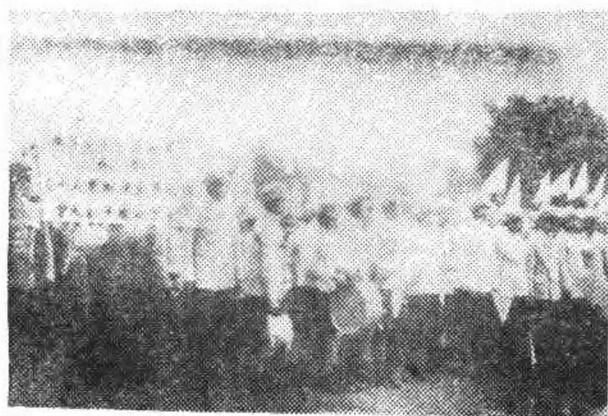


示威游行队伍之二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梧州学生
声援“一二九”运动示威游行
(靳为霖供稿)



示威游行大会会场



示威游行大会会场另一角

目 录

卢燕传略.....	覃华儒 (1)
三十年代梧州学生的革命运动.....	靳为霖 (18)
回忆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	汤松年 (30)
白鹏飞先生二三事.....	黄贻平 (52)
忆欧阳予倩先生和桂林艺术馆.....	党 明 (60)
中国滑翔运动创始人——韦 超.....	韦鼎峙 (66)
抗日时期桂林美术活动大事记.....	张大林 (74)
 白崇禧在北平、唐山活动的片断回忆	
.....	李任仁口述 李微纪录 (84)
 解放前夕李、蒋争夺权力李、白内部矛盾的片断忆述	
.....	梁升俊 (88)
回忆南宁临解放时的对敌斗争.....	陈 权 (104)
解放前夕的南宁.....	唐超寰 (116)
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的建立和起义经过.....	梁 侃 (120)
柳州临解放时的各种情况.....	沈 治 (131)
 隆林县的解放与剿匪	
.....	隆林县党史办、人武部武装斗争史征集小组 (138)

南宁市基督教会及其附属事业.....吴英才(153)

陆荣廷统治下的广西财政金融.....郑家度(174)

质疑、补充·订正

我对《北伐革命前后的广西第三师范》一文的意见

.....叶鸣平(185)

关于《新安旅行团在桂林》一文的补充订正

.....张 牧(188)

关于“亚庐”赌案的破获.....苏乐民(189)

卢 焘 传 略

覃华儒



卢焘先生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在柳州、宜山等地进行反清革命活动。后到云南进讲武堂，与朱德同志同学，始终保持友好。辛亥革命后，卢焘积极参加护国和护法运动。军阀混战中，卢坚决拥护南方革命政府，并曾奉委任黔军总司令、贵州省长。他亟力反对军阀割据，拥护孙中山致力统一中国大业，支持北伐革命。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卢焘先生退出军

政界，始终不为蒋介石所利用。

临解放时，卢毅然拒绝伪贵州省府聘请为反共保民委员会委员，积极响应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贵阳真空期间，他欣然挺身出任贵阳市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组织市民自卫，保护公共财产，使贵阳免于灾祸。詎料，于解放前夕，卢焘先生竟被蒋帮特务谋杀。万民痛惜悲愤。

本传略是根据卢焘先生生前手稿《简明年谱》卢慈仪（卢之子）同志提供有关资料，以及笔者直接了解的情况来撰写的。有不当之处，请予指正。

卢焘原名启焘号亮畴。壮族。1882年10月12日（清光绪八年九月初一日）出生在广西思恩县九伦村（今环江县明伦街）的一

个农民家庭。正值本地才院村莫梦弼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即所谓“莫梦弼之乱”（1882—1884年）^①，卢焘在襁褓中避难于外地，母亲靠做针线为生，父亲被迫为官军作响导，三年战乱平息才得归家。卢焘少年时常听老人谈莫梦弼的故事和莫梦弼起义长篇叙事歌（壮语歌词），这对他青年时投入反对清朝的革命运动不无影响。

卢焘是独子，家境贫寒，七、八岁就分担家务劳动，打柴放牛。九岁开蒙入私塾读书。他聪明过人，入学头一年就读完《四书》，到十二岁，就读完《诗经》、《书经》和《易经》。因此，得到他姐夫郭礼轩（庆远府协镇）的喜爱和培养。十三岁以后，就随其姐夫到庆远去读书。十七岁参加府考甄别，作文第一名。十八岁辍学，跟从忻城县正堂吴辅廷出巡，边学书启。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卢焘十九岁，到桂林投新军左营周鑫吾管带部下当文书，次年，跟随郭礼轩中营管带当收支，驻柳州。从此开始军队生活。1902年，卢焘父亲去世，他回籍奔丧。次年结婚，正值大股游勇在思恩县起义活动，便带老母妻子离乡到宜山姐夫家躲避。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联合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统一成立中国同盟会之后，很快在两广大量发展同盟会员。这时，卢焘在庆远投济字营龚捷三统领部下，得与张铁城同事^②。张是同盟会员，在庆远柳州一带从事反对满清政府的秘密活动，他看到卢焘为人正直，思想进步，民族意识强烈，于是两人早晚相聚，密谈革命之事。不久卢焘也加入了同盟会。1906年，张铁城和卢焘到罗城县龙岸圩开设竞化学堂和随营学堂。这时，易麦秋、陈晓峰刚从越南革命统领关仁辅那里回到罗城来，他们一起参加革命活动。卢焘在竞化学堂任课并兼随营学堂教员。

1907年，孙中山从日本到越南设立机关，策动两广的革命工作，随着黄兴也于同年从日本到河内与孙中山共谋在南方起义。

卢焘和张铁城便到柳州创办樟脑公司和富贵陞旅馆为掩护，联络和招纳各方革命同志，如李德山、卢笙伯、易麦秋、陈晓峰、胡俊仙、晏国香、刘古香、王贯之、张品三、郑明斋、龚献之等人，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1908年夏，柳州樟脑公司运樟脑到香港出售，购买枪枝弹药，回来暗藏枪弹于洋沙包内，途中被武宣厘金局查出，该县电禀省巡抚张鸣岐转柳州知府张道霖拿办张铁城和卢焘等人。因张道霖素器重张铁城，私人关系好，便先通知张逃遁，然后下令缉拿。于是张铁城和卢焘先后逃到广州。到广州后，又被两广总督张人骏电令通缉。张铁城就逃奉天，卢（亮畴）从此改名卢焘和李德山一起跑到南宁，途中遇到紧急情况，两人分手后，便失掉联系。卢焘就往龙州经越南到昆明。由于密运武器失败，卢焘认识到“赤手空拳闹革命，哪能济事？”他决心参加新军或进陆军学堂学军事本领，并打算在同学中传播革命思想，以发动更多的人参加革命工作。

1909年，卢焘投入云南陆军第十九镇机关枪营李承邨管带部下当司书生。同年八月考入陆军第十九镇崔祥奎开办的随营学堂。1910年，随营学堂归并入李根源总办的陆军讲武堂，卢焘考选入步兵科特别班。卢和朱德、李云鹄、范石生等十个同学结拜为异姓兄弟，多是同盟会员，他们在同学中秘密传阅革命书刊，宣传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革命纲领。看《洪秀全演义》等书刊，以鼓动革命思想。

1911年（清宣统三年）旧历八月，卢焘于讲武堂毕业后，派入七十三标三营后队当见习生。同年8月19日，武昌起义。9月9日，云南响应反正，宣布独立。12日组织军政府，公推蔡锷为都督。10月，卢焘随滇军接助四川，担任第二梯团（团长杨杰）步兵独立大队队官，出发泸州、重庆，促进四川反正独立。

1912年3月，唐继尧率滇军入黔，卢焘由川南调到黔东后，

升任第二梯团独立大队队长。1913年1月调任铜松支队队长。8月奉命赴川支持熊克武、杨庶堪在重庆独立。10月率队回昆明转赴大理，援助张文光平定“杨春魁之乱”。1914年2月，大理平定后，卢焘觉得云南政局复杂，地方混乱，不如返乡，另谋出路。他便以请假为名辞职归里，带其眷属回广西。当卢焘离开大理时，他的部下官兵洒泪送行，依依不舍。因他平时带兵如亲人，平易近人，官兵关系较好。

卢焘回到广西柳州不到两月，贵州护军使刘显世一再来电，要卢到贵州来，担任东路巡防第一营管带。同年七月，贵州改编新军，王文华为新编陆军第一团团团长，卢焘任团附。9月，王文华之兄王伯群由上海回到贵阳，发动贵州革命派反对袁世凯图谋做皇帝的活动，卢焘与王伯群、王文华兄弟两人朝夕相聚，意志相投，坚决反袁称帝。他们磋商，必须招练新兵，掌握武装力量，培养军队骨干，作为反对袁世凯反动势力的准备。于是决定筹备成立新军模范营，但是当时贵州缺乏人才，便由卢焘去信邀约在云南的讲武堂同学，有李雁宾、胡瑛、范石生、洪鹤年、朱泽民、杨复光等十余人来黔襄助。1915年4月模范营成立，卢焘任模范营中校营长。8月筹安会酝酿帝制。12月袁世凯僭称洪宪皇帝。当时贵州以巡按使龙建章和护军使刘显世为首的宪政派操纵下，致电拥护袁世凯称帝。因而模范营就被解散。同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通电各省反对帝制，并组织护国军。

1916年1月27日，贵州当局为形势所逼，也宣布独立，赞成共和。滇、黔两省组成护国军，誓师北伐。共编为三个军，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别任一、二、三军军长。王文华为护国军东路支队司令出师湘西。卢焘在王文华部下任第二团团团长为左翼，进兵湖南溁头司，击溃北洋军第六师，攻克麻阳，师长马继曾自杀。右翼吴传声团，歼灭北洋军第一混成旅汪学谦部于洪江，护国军大捷。6月6日，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中羞愤而死，共和恢复，黎元洪为总统。卢焘充任贵州陆军步兵第二旅旅长驻铜

仁，当年三十五岁。

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护宣统复辟。失败后，段祺瑞入京重任国务总理，拒不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贵州响应孙中山号召，组织护国军，王文华为黔军总司令。卢焘任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奉命出师湘西，成立湘黔联军总指挥部于辰州，卢为总指挥。与北洋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相遇于桃源。北军装备和穿着都比南军优良，但是军纪散漫，斗志不强，在璠龙坳三次战斗中，护国军卢旅三千余人打败了北军冯旅七千余人。北军不敢再与黔军交战。同时冯玉祥也不愿与孙中山为敌。冯玉祥派员带信给卢焘，希望免战，和平共处。卢焘复信以“剿匪保商、安境息民”八字相约，为冯所采纳。彼此各守防地。相处三年，地方幸得暂时相安。冯玉祥以故宫殷周铜鼎、乾隆御用砚墨、古字画等礼物赠送卢焘。卢则以贵州土特产茅台酒、火腿、盐酸、蜜糖和茨黎酒（改名为“慈黎”酒，寓意慈民）赠送冯玉祥。从此，彼此通信往来，结为莫逆之交。当时，地方人士赞誉卢、冯为“陆抗羊祜”再见于今日。③

卢焘驻辰州期间，为其母亲七十寿辰祝寿时，湘西各界人士筹集三万元送礼，卢焘分文不要，人们传为美谈，称赞卢为贤官孝子。后来，卢焘奉命调离湘西时，各界人士一再苦留，不肯放走，临时所雇船只，半夜被地方人放走。因上级一再电催，才能成行。

1920年，黔军总司令王文华觉得卢焘久戍湘西三年无战事，于8月间调卢焘到重庆协助整训黔军。把黔军整编为五个混战旅，有窦居仁、谷正伦、胡瑛、张春浦、何应钦分别为一、二、三、四、五旅旅长，何应钦为参谋长兼旅长。当时王文华、刘显世（本是亲戚关系）矛盾日深，王得知刘要排斥他，于是王文华就先下手为强，一方面借故到上海养病，由卢焘代理总司令，同时暗指谷正伦、何应钦为主谋的五个旅回黔，以“清君侧”为名，逼走刘显世，并杀刘的左右郭重光、熊范舆等人，即所谓

“民九事变”。但是，五旅回黔后，又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尤其是谷正伦、何应钦都想攫取贵州政权，互不相让，彼此抗衡。在五旅并峙的情况下，公推卢焘主持军事，任黔军总司令，暂推任可澄代理省长。任任省长不久，自知不受拥戴，暗自出走，隐藏在北教堂。任出走后，大家要卢焘兼代省长，卢一再推辞。何应钦便出点子说：“任可澄跑了，我们要卢焘代省长，卢不来，你们可在堂中点一对红烛，中置省长大印，请卢来，他不来，还要去请，一定要他来。只要骗得他来，就把他硬捧上去”。后来大家就这样办了，卢焘也就这样就职了，时年三十九岁。④

卢焘就任省长后，何应钦就开列了一个总司令兼省长每月月薪及各项开支经费预算单送交卢焘审批。内开总司令兼省长月薪五百元，交际费、伏马费、应酬费、服装费等一连串项目，总数是三千元之多。卢焘正呼着水烟袋，除了第一项月薪五百元外，其它各项就用点烟纸枚一项一项的点着烧穿。何应钦笑嘻嘻地说：“总司令，这个不好嘛！”卢说：“这五百元连我全家都用不完，那些项目的钱哪里用得完呢？”后来，卢焘常用这个例子教育他的子女和亲友说：“如果那时我都要那么多的钱，下面一连串人都效法去发财了，这是贪污行为啊！何应钦这个人，就是想升官发财。所以他后来代表了蒋介石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

1921年4月王文华在上海一品香旅社，被袁祖铭指派何厚光（他的表弟）所谋杀。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湘、桂反对，滇坐视，黔省首先通电拥护。大总统电令卢焘为贵州总司令兼省长，由原陆军中将加陆军上将衔。

卢焘主持贵州军政以后，虽然未能作出什么新的重大措施，但是他极力从中转圆调和贵州内部军政界人物的矛盾，暂时避免战祸横生，使得全省松一口气，地方一度安平。

1922年4月，袁祖铭得到北洋军伐政府的支持，于武昌组织“定黔军”，回贵州夺权。卢焘的部属不服，准备对付。同时，

被唐继尧驱赶到黔西一带的滇军五旅范石生、蒋光亮、杨希闵、杨如轩、杨池生也来电支持卢焘，他们愿为驱逐袁祖铭效劳。但是，卢焘深恐地方糜烂，人民涂炭。他力劝部属和滇军五旅勿需动武。并且一再表示说：“我是广西人，不想与贵州同胞友好争夺地盘。而且贵州太穷了，也养不起那么多的军队。我们为何不去拥护孙中山北伐去作革命事业，而在此争夺区区穷困的贵州呢？”卢焘一方面通知滇军五旅由黔西直往广西南宁驻扎等候，同时由省参议会发电欢迎袁祖铭回黔。当袁军快到贵阳时，何应钦向卢焘建议说：“总司令应到福音堂吉牧师处一避，以防万一乱兵伤害。”卢焘瞪眼直视何应钦说：“我身为贵州总司令兼省长，我的部队不能保护我，贵州七百万百姓不能保护我，要一个外国人来保护我？”何应钦看到卢焘横眉冷眼的脸色，便不多言。

袁祖铭进贵阳城后，卢焘全盘交权。最后将省长大印用红布包好，亲手递交袁祖铭时，袁假作谦让，笑嘻嘻地说：“寿慈！这个还是你掌好嘛！”卢焘讥笑着说：“鼎卿（袁的别号）你回贵州所为何事，也不就是这个东西吗？”袁祖铭不觉脸红，在座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这个插曲，人们传为笑谈趣话。

袁祖铭接管贵州政权以后，卢焘便于同年五月初带领所属的黔军和滇军五旅离开贵州出广西，各将领集中柳州待命。当时北伐军大本营已从桂林迁往韶关。卢焘去会见孙中山请示北伐之事。他首先向孙中山建议，建立国民党军的问题。鉴于当时北伐以粤、赣、川等军为主要武力，国民党无正式部队，各省军人皆拥兵自保，并互相排挤，你争我夺，各省领导多是口是心非。卢焘向孙中山陈述建立国民党党军的必要。国民党有了自己的军队，才有北伐实力为本钱。卢焘建议：可先以滇、黔、桂三省军队为基础，在广西招募兵源，扩充到十万人。在桂林办干部速成学堂，培训连排干部，由广东筹拨经费，一年为期，即可基本完成建军计划。孙中山反复考虑，认为可行。便下广州与各方商洽

筹集军饷，但是遭到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反对，认为是“养虎遗患”，此事终于告吹。卢焘难于下台，撇着一肚子气。孙中山要他担任三省联合总司令也不愿干了，他拂袖而去，坐船到香港，然后准备回桂。卢到香港化名卢德寿住一小旅店。第二天有一不熟之客把陈炯明的信交给他，希望卢焘与陈炯明合作反对孙中山，卢感到突然而惊讶。他想，这是陈炯明派密探跟踪，如果不答应与他合作，必遭暗算。于是改变回桂计划，化装转赴上海。卢焘到上海找到李烈钧，叙谈晋见孙中山建议建军的经过情况，李说：“孙大元帅不了解你”。劝卢仍回广东协助孙中山，并立即写信叫卢带到广州交孙中山。卢焘说：“你是我的老长官，应当服从命令，我可当邮差而去，但是不担任任何职务。”卢焘回到广州住到长堤广泰来旅店后，立即派人把李烈钧的信送到大本营转给孙中山。孙中山看信后，即委令卢焘为革命军总司令，卢焘把委令来回三次退回去，不愿就职。连夜乘船到香港，准备转赴上海。第二天，孙中山又派邹鲁到香港追促卢焘返粤。但是卢焘觉得在孙中山左右的人物胡汉民和汪精卫对他不信任，便一再推辞，不愿返粤。卢焘回到柳州后，不久，陈炯明叛变。卢焘和滇军范石生、桂军刘震寰等人商量，大家认为对当时广东局势不能旁观坐视，必须拥护支持孙中山领导北伐，实现统一中国大业。当年九月，卢、范、刘等到广州时，孙中山已赴上海。陈炯明又企图来拉拢卢、范等滇桂将领同他合作，并愿资助驻扎在广西柳州等地的滇、黔分队。（当时滇、黔军驻广西非常穷困，无饷可发）当范石生和卢焘等向陈炯明提出要资助军饷回桂时，陈又变卦了，可见，陈是在耍阴谋。范石生、刘震寰仍返回广西，卢焘走上海转到湖南，会见省长赵炎午，卢劝赵不可帮助陈炯明，说陈背叛孙中山，违反潮流，非败不可。

1923年1月，卢焘接到孙中山函谕赴上海，正遇铁路工人大罢工，火车停驶，等延几天后到达溪口时，孙中山已返广州了，这时，卢焘应吴佩孚函约到洛阳一行。卢焘到洛阳后，吴佩孚盛

酬招待。席间，吴佩孚谈到，“如果我抓到孙文的话”，便用手蘸酒在桌上写个“醢”（音海）字（剁成肉酱之意）。卢焘马上起立对吴说：“孙中山是我革命领袖，你侮辱他，实对我不尊重。”说罢，即欲退席，吴把卢拉住，表示歉意地说：“我是开玩笑而已，请勿见怪，恕我失礼！”第二天，卢焘便上火车到北京南苑走访冯玉祥。冯在协和医院养病中，得知故友来访，非常高兴，就派参谋长鹿钟麟到车站迎接。卢焘希望冯玉祥支持南方政府，冯表示愿与孙中山合作。同年农历二月三十日卢焘回到广州，当晚即与范石生商谈，配合桂军对陈炯明发动进攻。三月初一，桂军沈鸿英炮轰观音山，范石生将李易标部击退。陈炯明在滇桂军合力围剿之下，被逐出广州，退往惠州。4月24日，卢焘奉孙大总统聘为大本营高级军事顾问，又委为大本营高级参谋。不久，接到贵州电报，其母病故已经一月。卢焘便辞职回筑奔丧，在家守制。

1924年10月，袁祖铭（川黔边防督办）在重庆组织黔军分兵五路回黔，要驱逐唐继虞（贵州督办兼省长），这是袁祖铭第二次“定黔”。滇军也准备对付。当时形势紧张，战争如山雨欲来，人心惶惶。贵阳地方父老去找卢焘商量，请他从中周旋，和平解决，避免战祸。卢在守制期间，却义不容辞，挺身而出，为地方安危而奔走，他一方面说服唐继虞让出黔政，率师北伐，声援卢永祥。同时，立即星夜兼程，用两班桥夫，日夜轮换，七天赶到重庆。卢向袁祖铭提出，只要滇军让出贵州地盘，何必用武力解决。后来，袁、唐双方达成协议，和平解决。但是，唐继虞临走时，还想要贵阳各界筹给数万银元才肯退出。卢焘和邮局局长张伟卿二人出面担保，请滇军先退出贵阳，到独山后再把钱送去。12月29日，滇军全部退出后，由黔军第一师师长彭汉章率领黔军随即进入贵阳维持治安。贵州又一次幸免一场战祸兵灾，地方人民莫不颜开喜庆。唐继虞退到独山时，还打电报来要钱，卢焘便推委了事。人们称卢焘为“和平使者”、“活菩萨”。

1925年元月，在袁祖铭驻重庆遥控下组织贵州行政委员会，推卢焘为委员长，彭汉章掌握军事。卢焘拒不就任，推丁宜中代理。当时贵州驻军颇多，卢焘向贵州省长彭汉章建议，以兵工筑路，开发黔桂间的公路交通。彭表示同意，并由卢焘与广西黄绍竑（会办）李宗仁（督办）联系。广西同意修建由柳州至宜山直达南丹六寨公路，贵州由贵阳至独山麻尾公路与广西衔接。彭汉章答应筹集鸦片四百担运到广西梧州出售，作为开办公路经费。贵州并成立路政督办署，由卢焘负责一切路政事宜。当卢焘前往广西交涉各项有关公路事务时，彭汉章一反前议，把所筹集的鸦片全部运往湖南洪江出售。因此，贵州路政，便胎死腹中。

1926年，彭汉章与周西成矛盾日深，结果彭被迫出走湖南，另谋出路。周西成主掌了贵州军政大权以后，卢焘成为周的顾问，凡军政要事，周常找卢商量。不久，周西成接受广东革命政府领导，就任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这时，袁祖铭在四川各军联合驱逐客军的情况下，被迫撤回贵阳。周西成觉得袁带兵回黔，即有碍于巩固他的地位，也增加了贵州的负担。周西成便与卢焘商量，如何使袁祖铭早出贵州，以免后患。卢焘说：“袁祖铭野心大，善投机，一心想向外发展，他不会安心蛰伏于贵州。”于是周西成故意对袁必恭必敬，特别招待，不致反感。卢焘对袁表示理解并同情他的处境，希望他出师北伐，驰聘中原，创建大业。卢说：“鼎卿，你应在这时投向广东革命政府参加北伐才是出路。……”袁乐意地说：“好！我做总司令，你做副总司令。”卢虚表示同意，愿与袁并肩奋斗，共同北伐。但是卢焘借故推委说：“你先走一步，我后来就是。”后来周西成于贵阳公园孟草亭设宴招待袁祖铭的部将以表饯行。散席后，周西成特约袁祖铭和卢焘三人在亭内交谈。袁、周卧床抽大烟，吞云吐雾，卢焘一向不抽大烟坐于床侧。他们高谈阔论，谈笑风生。周西成故意把话题转到星相学上来。周首先观看袁的面相说：“鼎公是国家大器之相，应该领袖西南，掌握中原。”周又转眼看看卢焘